

527-137C

452500



79
BC

重 庆 出 版 社

重 庆 掌 故

王秉诚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重庆

责任编辑：黎民苏 王钟伦

封面设计：李巍

重 庆 掌 故

王秉诚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625 插页：2 字数：90千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10114·271

定价：0.80元

前 言

著名评书艺术家王秉诚，本名刘玉声，祖籍江西卢陵县。一九〇〇年三月生于重庆，一九五三年病逝，年仅五十三岁。

王秉诚先生，在评书艺术上造诣精深，以清谈闻名，自成风格。对四川评书艺术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是人们所熟知的。其实，他不只是一个评书艺术家，而且是一位著作家。一九二六年，王秉诚先生就以“然然”为笔名，在当时的《重庆晚报》上发表了长篇警世小说《如此江州》，全稿长达三十万字，连载两年之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注意。一九二八年，又在《东方晚报》上发表了《如此江州》第二集。一九四七年，王秉诚先生用刘玉声的名字，还发表了长篇小说《巴渝春秋》。

王秉诚先生那时的社会职业是报纸记者，除了履行记者职务外，就用王秉诚的名字挂牌说书；同时，还用“阿顺”、“琅琅”的名字，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大量的重庆风物传说。一九四八年，他将其中部分作品编辑成册，以《重庆掌

故》为书名出版，四十至五十年代，在重庆地区，流传很广，几至家喻户晓。这些掌故，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幽默风趣，语言流畅，既可供阅读，又可供讲述，真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遗憾的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些作品大量散失，现在很难找寻了。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贯彻了党的“双百方针”，提出了抢救民间文艺遗产的号召。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提供民间文学研究参考资料，同时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一九八二年，在重庆作家协会和重庆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开始搜集王秉诚先生的遗作。

历时一年，共收集王秉诚先生的作品百余篇（未包括长篇在内），近三十万字。现在选出三十六篇短小作品，辑成第一集，仍用《重庆掌故》书名出版。这些作品，不仅是优秀的民间文学遗产，而且对民俗学社会学的研究者们，也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尽量保持原貌。仅对明显错落处作了个别校订；残缺部分，请王秉诚先生之子刘怀靖同志，根据记忆作了补充。个别标题，根据内容，也作了技术性的改动，并在该篇末尾作了附注。

这次搜集整理工作，得到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泸州市图书馆等单位的帮助，尤其是北碚区图书馆，提供了更多的材料，在此一并致谢。特别应该提出的，这次搜集整理工作，得到了王秉诚先生之子刘怀靖同志的大力协

助，花了将近半年时间，查找资料，抄录遗著，没有他的努力，这本书也是难以奉献给读者们的。

我们能力有限，水平很低，在编选工作上，一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正。

傅 则、黎民苏、蓝前华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日

目 录

金竹寺在哪里.....	(1)
金子门与金鸭巷.....	(8)
东华观的由来.....	(14)
神仙口的传说.....	(18)
文峰塔由来.....	(23)
涂山氏故居.....	(26)
九龙滩.....	(29)
江北烈女亭.....	(32)
总土地.....	(38)
较场坝土地.....	(41)
风流土地.....	(44)
建文遗迹.....	(47)
冥王不在丰都.....	(49)
尿函菩萨.....	(52)
火神庙故事.....	(55)
渝城三山.....	(58)
九开八闭之故.....	(64)

何为“三将军”	(66)
三铜佛由来	(71)
独家稻香村	(75)
重庆的浴室业	(80)
重庆的人力车	(83)
重庆的川剧科班	(85)
附,	
川剧坤角的由来	(88)
关于重庆的戏院	(89)
重庆有声电影之初	(95)
重庆的第一次运动会	(99)
重庆的第一家广告社	(102)
记梅花少女歌舞团	(105)
重庆长篇小说溯源	(108)
男女杂坐之始	(112)
渝城四大名家	(116)
午饭時計	(119)
郭志达三任巴县	(122)
耿巴县(耿公达轶事)	(126)
记保芝舫	(129)
王洋人	(135)
重庆新闻界第一奇人	
刘玉声传奇	公孙龙 (138)

金竹寺在哪里

在重庆城区内的庙堂，原有“九宫十八庙，三观不出城”之说，这是很多本地人都知道的。此外还有一座“金竹寺”，据说乃巴渝大丛林之一。这个名称，知道的人也不少，而且尚有关于“金竹寺”的一些故事流传着，每在茶余酒后，常听见讲说起；更有不少外地来到重庆的人，习闻此名，特别提出询问。但是这一座“金竹寺”究竟在重庆什么地方呢？又是什么模样呢？却说不清楚。

其实“金竹寺”，乃是巴渝流传的一则神话，根本没有依据，更没有人到过那里，不过这一则神话讲起来相当奇趣动人，便觉有源有本，信而有征，又因为流传久远，人所咸知，就更加神乎其神了。

“金竹寺”为渝城一大丛林，建筑年代甚古，命名的由来，是因为寺内生长一种“金竹”之故。地点就在朝天门外，扬子、嘉陵两江交界之处，也就是大小河汇流的夹码水下面。若干年前，那里原是一个小山堡，凸出江面，河道并不如现在的宽大，“金竹寺”就建筑在上面。一座大石拱

桥，连接着小山堡与朝天门码头，走完码头石梯，上桥，再下桥，便到这“金竹寺”大山门外的月台坝。某一年秋季大小两河水枯，发现江心似乎有一件东西荡漾着，人们乘了小船前去察找，才知道是一个石刻的金瓜露出了水面。那就是“金竹寺”前，桥拱栏杆上的石刻饰物。并且有人不但明白瞧见巍峨壮丽、庄严伟大的庙相，更远与寺中僧人交接言谈，真个言之凿口。

这故事的产生，是在清代道光初年，四川还没有设立邮政，虽然商贾云集，人事频繁，对于信函的寄送投递，却不似今日这般便利迅捷。其时，重庆只有一家信行，招牌叫做“曾参昌”，备有专夫，往来省内各州县。一次，由成都赴重庆的信差，由东大路来渝，正走到石桥铺，不料天已入晚，虽然这里距城仅有二十余里，但是所有携带，多系各商号的汇条兑票，黑夜郊行，恐生意外，遂决定就此留宿一宵，次晨赶早。

石桥铺原是东大路上一座乡场，通衢所在，那信差上店房投宿之时，已经满号，早莫得空房了。好在那信差往来渝蓉既久，对于乡镇店房，皆甚熟悉；店主人却不过，想到屋后进的一间小房内，虽已有一过路僧人寄宿，还有一床空着，便着那信差去与僧人合号。

这个体格肥胖、慈眉善目的和尚，一副游方行脚的装扮。信差既然与他合号，彼此便闲谈起来，由此信差虽然不知道僧人是从什么地方来，却知道了他是到巴县西里华岩寺去的。僧人也知道了信差明晨便要到达重庆，即由所带的背

夹内取出一封信来，请托顺路代交。僧人还说：“彼此能在今宵相遇，又能同住一处店屋，又是合号，实属缘法。”信差认为这是一件顺路之便的小事，极口允诺，愿意帮忙，接过信来一看，封面写着的是“交渝城朝天门外，金竹寺，某某大师收”，更觉交送方便，因为重庆“曾参昌”信行，地址在城内陕西街，距离朝天门甚近。

跋涉长途的信差，是非常疲劳的，明晨又须早起，所以先自睡觉了。半夜里，信差曾经醒过来一忽儿，他看见那僧人并未睡下，却是盘着双脚，在床上闭目参坐。最令人稀奇的是，正当腊月寒天，僧人竟脱去了外衣，赤裸着上身，丝毫不觉得冷冻。尤其令人惊异的是那僧人竟受了体戒：由胸腹绕围两肩，显明的露着一圈火的戒疤，好似挂着朝珠一样。

次日晨早，那信差便起身预备赶路，他以为自己是最先动身的一个，却未料到，更有早行者，僧人已经先行离去了。这也是很寻常的事，信差并不感觉怎样稀奇；各自上路，直趋重庆。

二十余里的途程，不需要多少时间，那信差很快的便到达重庆。依照信行的规矩，先把信件向行里交缴清楚，了结自己的手续责任，公事即告完善。于是洗澡吃饭，舒展一下长途跋涉的辛劳，直到当天下午，他才忽然想起僧人托带的那一封交“金竹寺”的信件，好在已经空闲，便信步走向朝天门外去。

那信差满以为这是一封交送极为方便的信，朝天门是大地名，“金竹寺”既是一座丛林，自然为显著的庙宇，投递

不会困难的。万想不到，到了朝天门，却遍问不得。当地的人们，根本就没有一个知道哪里有“金竹寺”这座庙宇。他觉得诧异了。但是自己终以为这“金竹寺”绝对不会没有，也许是一座小庙堂，并不十分为人注意，所以寻找艰难，他只得自行觅找。走遍了朝天门外所有地面，右至东水门，左迄千厮门，结果依然不得其处，甚至“金竹寺”这一个庙名，也无人知晓。

费了很久的时光和不少气力，那一封信，终于不得其寺而投。那信差还是不以为怪，他认为这是不熟悉的缘故，决定不再枉自劳苦了，把那一封信带回信行，转托行里交送本地函件的同事代为投递，岂不就行了么。这个主意是不错的，于是折返城内，打算转归信行，哪知天色早已入晚。在那时候，城门每到夜间二更便要关闭，除掉官衙的差事，任何人皆不能通行，信差只顾探问“金竹寺”的所在，却没有注意到时间的迟晏，及至返身折回，方才明白已经关城，不得其门而入。

朝天门外大码头，靠左右两侧的竹捆房屋，早年都是开设的小客店，每当天色入晚，挨门接户全挂出“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长方灯，每一家的柜台上，还照例燃着用白纸糊罩的三角灯，这是所谓“鸡毛店”的特别标志。那信差便投向一家店里住宿。他在柜台前，办好了写号落名、给钱、领被盖手续之后，偶然想到店房主人是长居此间的，谅必知道“金竹寺”的地点，于是他就向柜上的人询问起来。

出乎意料的，店房主人竟也不能答出，并且说：“我们

由祖上一辈，就在这里开店住落，算来三代，已经一百多年了，却未听说朝天门外有什么‘金竹寺’呀。”

那信差无奈，只好仍待明日照想定的那个办法去办。他已经疲倦，打算抱起被盖进房睡觉；哪知他和店主人的谈话，着旁边长木凳上坐的好几个闲人所听到。其中一人，忽然对他说，“金竹寺！你看，那不是正有金竹寺的人来了么？”一面说，一面还用手向店房外边指去。他旋即转头向外，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瞧见有人提了一对圆灯笼，正朝码头上面拾级而来，圆灯笼上，明显的映着三个红色大字：“金竹寺”。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真使那信差高兴极了。他自然不肯放过机会，急忙跑去迎着来者。及至彼此接近，才看清楚提着圆灯笼来的，正是一个和尚。他向其诉明来由，及寻觅之苦，叩问道：“宝刹究竟在什么地方？”那和尚听罢，很从容的返身指着下面答道：“那不就是金竹寺么！”他又顺指处望去，这可更使他发呆了。

近在眼前，一座巍峨宏丽的庙宇，矗立在一处凸起的小山顶上。正面大门外，为一宽阔的月台，有石桥接连着码头石级尽处，由此直通庙内。至于庙的两厢和后背，以及月台的周围，却都是参天的丛林，庙宇伟大而壮观，宝顶似乎是磁郭铜瓦，光彩昭然，触目生动。那信差瞧着，又是怪异，又是高兴。高兴的是，毕竟寻到了这“金竹寺”的所在；怪异的则是自己未免太忽略，就在近处的一座大庙，居然费了那么多力气不曾找到，尤其是此地人们，也竟会一个都不知道。

他别了和尚，立即前往，下完码头的石阶，经过那座大

石拱桥，再穿过光滑平坦的月台，便到了寺前的大门。只见庙内的正殿长廊悬挂着一列珠灯，照耀明朗，殿内隐然有钟鼓搏磬的声音传出，也许正在做着法事；殿前廊下，不时有僧人走过，个个静默而行，没有丝毫乱混的声响。真是严肃圣地。那信差站在门外，只顾瞻望，不便走进。忽然一个沙弥看见了他，很奇怪似的走来询问：“到此何事？”他即说明来由，并取了那封书信，交与沙弥，请其代为转递，这事总算办完善了，他赧即返身，预备离去。

可是他心里不免感觉奇怪，怎么这样宏大一座丛林，竟会无人知道呢？他一面走着一面各处张望，便又发现一种奇妙的东西，就是庙的周围，所有丛林全是植的竹子，并没有一丝别的杂花草木混生其间。特别是竹子的颜色，非绿而为黄，且金光闪闪，俨然黄金一般。他想自己常年过州走县，也曾跑了很多地方，看过不少种竹子，却从来未遇见过这等金色的竹，真可算得异品；正好折取一枝，也可当作证据，给人们看看自己终于找到了“金竹寺”，并非冒假。他如此想着，便顺手采折了一枝带回店来。这时夜更深了，店房里的人大多睡去，他也各自走进房内，把那竹枝随意地藏枕下，倒身床上。

小客店里清晨照例是起得很早的，信差更习惯于见亮即起，可是信差起身出来，店房主人却已经比他先在了。他忍耐不住，用责备的口气向店房主人谈到“金竹寺”，质问道：“昨夜我终于找到了那里，并且就在你们店房的右手下面，近在咫尺，为什么我特地请问你，却反而回答说，三代

一百多年来都在此处，却从不知有这样一个庙宇呢？”店房主人听了他的话，竟大不服气的反问道：“真的有‘金竹寺’，你昨夜还到过那里么？而且就在我们店房下面吗？”说着，便用手向外面下边指着：“请你仔细看清楚，那是金竹寺吗？”那信差更不服气的立即向下一观，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可把他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讲话了。

原来下面乃是茫茫的大河，正是扬子、嘉陵两江交流之处，不但没有什么庙宇，连小山堡、石拱桥也杳然无迹。然而信差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夜实实在在是去过那里的，一切经过都很明明白白，怎么仅隔一宵，竟有这样神奇莫测的大变化呢？他弄得惊诧莫名，无以自解。店房主人不免笑他神经混乱，言语无稽，就是旁边的人，也无不认为是胡讲瞎道。

他猛然想起了一件东西，可以给他帮助证明，立即从枕下取出了那一段金色竹枝来，以示自己所说并非虚诞。哪知这时再看那竹枝，却并非植物，乃是一枝真正的黄金竹子啊！于是人们都认为遇见了神仙，到过了仙境，不但是缘法，而且是造化。这一枝金竹，正是神仙托他交信所付的酬劳，可算一件宝贝。

关于“金竹寺”的存在，就是由这神话传述而来。还有人说，那信差在石桥铺所遇见的僧人，乃是“华岩寺”丛林开山的圣可祖师，因为当时正值腊月，为“华岩寺”每年传戒的时期，圣可祖师许是回山主持法会，因此留下了这样一个事实。

金子门与金鸭巷

神话传说，流行各地，而任何一地，又各有其特有的神话传说，内容情节，虽不免涉及迷信无稽；但也有不少关系地方历史，反映一般人民的爱憎，和表达善良愿望的内容。查其来由，也并非事出无因。旧时神怪之说，甚为风靡，不但一般人相信，许多有文化知识的人也为之记叙传述。于是，更显得确有其事，辗转流传，俨然事实了。

渝城金紫门，相传为巴渝金库所在，亦即天财地贮之所，故又写作“金子门”。因为由这里出城向右不远，正当城墙下面，有一带如刀切斧劈般雄伟高峻的石崖，崖下丛生灌木野花，在石崖高处，有一道圆形石纹，本系天然形成，很象一道门户，这便是“金库”的大门。至于库内是什么样子，贮藏了多少财宝，则从来无人进去看过，不得而知。只道库内藏有一头金牛，并有专门担任守卫金库的天神保护，一般人是无法看见的。那么，人们又怎样知道金库里有一头金牛呢？原来，在清代闭关自守政策下，中西隔绝，一般人视欧美人为异物，称为“洋人”；并传说“洋人”具有特异功能，

能识宝物。于是乎见其深入内地，便认为是来寻探宝物、盗取珍异的。上述说法，也并非纯属无稽，外国人确有盗取我国文物古籍的，于是愈传愈真，“金牛过江”便是本地民间盛传的这类神话故事之一。

南纪门外的珊瑚坝，搭着不少席棚竹屋，自来便为贫苦人聚居之处，又当码头渡口，在枯水季节，便形成一条河街。这里住着一对孤苦伶仃的老夫妇。这对老夫妇没有亲戚儿女，就此二老，相依为命，靠推豆腐售卖维持生活。每天老婆婆在家煮豆浆，老头儿则挑着上街售卖，清早出门，午后归来，苦挣苦活。

一天午后，已近夕阳西下。老头儿挑着豆腐担子走街串巷，劳累了一天，慢慢返回家去，正经过满地卵石的河坝。他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无意中看见有一个大鹅卵石，颜色黄紫，光滑闪亮，十分可爱，平日极少见到，心想捡回家去，镇压床席，倒顶合适。于是，老头儿俯身拾起，顺手放在豆腐筐里，挑回家去。

这个卵石放在床头，已经数月了。白天用它来榨豆腐，晚上用它来压席角，两老并未怎样珍视它。哪知一天上午，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从南岸渡江入城，来到珊瑚坝河边，拄着手杖，沿河街缓步而行。到得豆腐棚前，他忽然停住不走了，象发现了什么稀奇似的，不住地用眼向棚子里瞻望，并走进棚里去，指压在豆腐箱上面的那个大卵石问道：“这东西可以出售么？”老头儿心里揣想，他买这东西有什么用处呢？忽然记起人们平时谈起洋人识宝的事，也许这卵石是什